

整个上午的雪上赛事不是延期就是取消

低温大风露出令人胆寒的獠牙

■本报特派记者 沈雷 谢笑添

开幕式当日短暂的“温暖”看来只是一个假象。当越来越多的比赛拉开序幕，平昌的低温和大风逐渐露出令人“胆寒”的獠牙。

继11日的单板滑雪女子坡道障碍技巧预赛和北欧两项普通台/10公里男子单人训练赛第三轮因恶劣天气而遭取消后，原定12日上午举行的全部三项雪上赛事或延期或取消，理由当然是糟糕的天气。

率先宣布取消比赛的是高山滑雪女子大回转预赛。组委会在8点15分公布了正式通知，而此时大部分记者正在从媒体宾馆赶赴赛场的途中，可谓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女子大回转的赛场位于平昌南端的龙平滑雪中心，昨夜至今晨的一场大雪令当地气温骤降，虽然是个大晴天，但上午10时的气温竟然低至-14.1℃，地表雪温则跌至-16.8℃。比低温更可怕的是逐渐加强的风势，到了原定开赛时间，地面风速已超过每秒9米，达到五级标准。不妨用更感性的方式来描绘当地的寒冷：站在户外抽烟的话，不消半支烟功夫，裸露在外的鼻子和耳朵都可以感受到强烈得难以忍受的刺激。

选手们的出发点位于海拔1368米处，高山之巅的风与寒远甚于地面。曾参加过三届冬奥会高山滑雪比赛（其中包括被称为史上最冷的利勒哈默尔冬奥会）的法国名将吕克·阿尔潘正在龙平现场，身为法国电视台转播评论员的他感叹道：“这不是经常能遇到的天气。山上至少有-20℃，风速恨不得有100公里/小时。取消比赛的首要因素是风，不仅风速大，还是侧向风。其次是低温，就算你能扛得过寒冷，但运动员休息区距离出发区也太远了，你完成检录后就差不多冻僵了。这样恶劣的天气不可能比赛。”阿尔潘是通过女儿得知山顶选手出发区的糟糕状况，其女伊斯拉·阿尔潘作为瑞典队选手将参加这场比赛，“她刚才已经在出发区等候检录了，在踏上赛道前被告知比赛取消。这样也好，她们终于可以喝杯咖啡暖暖身子。”在见多识广的阿尔潘看来，平昌的赛道质量非常高，但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下没法滑雪，“有些日子你不得不选择不出门，不一定非得睡觉，但得待在屋子里。”

择日再战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毕竟在这项比赛81位参赛者中还有来自墨西哥、智利、泰国、肯尼亚、马达加斯加等“不发达国家”的选手，恶劣的天气会令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组委会随后宣布，女子大回转的预赛和决赛均将延后到15日举行，而原定12日上午11时举行的男子速降练习赛则索性被直接取消了。

高山滑雪大项还算幸运，毕竟拥有两个比赛场地，除了龙平以外，旌善滑雪中心将举行男女速降、超级大回转和个人全能比赛，场地条件相对宽裕，延期个别比赛还能找到调整空间。而凤凰雪上公园可真是连挤出赛程的一点余地都找不到，这处藏身于整个赛场区域最西侧群山间的赛场，不仅气候条件比其他场馆更恶劣，而且赛程排得非常密集——承揽所有自由式滑雪和绝大多数单板滑雪的比赛，只有本届新增小项单板男女大跳台安排在阿尔卑西亚跳台滑雪中心举行。也因此，如果凤凰滑雪场遇到糟糕天气就不太好办了。

而这个如果，已经发生了。凤凰雪场已经连着两天都出现降雪，虽然风速不大，但低温造成赛道结冰，严重影响选手的发挥。12日上午9时，这里的地表雪温为-18.6℃，显然不利于立即开始比赛。于是原定10点开赛的单板滑雪女子坡道障碍技巧决赛的开赛时间临时延后，与前一日的男子坡道障碍技巧一样，一小时后当地地面温度上升了6℃左右，比赛才重新开始。但当地的气候条件依然恶劣。

随着时间临近正午，昏黄的日光勉强穿过云层，但小幅回暖无助于驱散体

感的寒意。比赛期间，雪道所在的山坡上时而会遭遇狂风侵袭，卷起的白雪把赛道点缀得一片朦胧。大风毫无征兆地到来，有时又倏然平息，喜怒无常的性格彻底打乱了比赛节奏。每当大风呼啸，本该登场的选手只能无奈地站在山顶静静等候，而半山腰上那些高举镜头、等候捕捉精彩瞬间的摄影记者则不得不将相机揣入怀中，以防体积庞大的“吃饭家伙”被大风吹落在地。冗长而又支离破碎的比赛对所有人都是一种煎熬，看台上不少观众下意识加快了跺脚的频率。

而对选手们来说，最不幸的情况并

非忍着寒冷等待出发，而是整套动作尚未完成，大风却忽然吹起。加拿大选手洛莉·布劳因就是不幸的受害者之一，在其首套动作的第三跳接近落地时，于山坡间埋伏许久的大风突然吹起。受此波及，布劳因未能平稳落地。无辜的加拿大人只能摊开双手，以表达自己的沮丧与无奈，她的这组动作仅获49.16分。事实上，时不时刮起的大风令首轮26名选手中只有五人完成动作并平稳落地。另一位加拿大选手斯潘塞·奥布莱恩说，“这是一场相当需要运气的比赛。如果你比赛时恰好没有起风，就会获得一些优势。显然

我不在此列。”冠军贾米·安德森就是兼具实力与运气的幸运儿，她首跳时一片平静，最终凭借这套动作所获的83.00分一举夺冠。

值得一提的是，这项女子比赛原定11日下午举行两轮预赛，因为恶劣天气而被取消，又因为挤不出其他时间补赛，组委会最终决定所有26名参赛选手都直接进入原本只能由12人参加的决赛。这或许是本届冬奥会参赛人数最多的单板项目决赛，如果之后没有更多预赛被取消的话。

(本报平昌2月12日专电)



由于受到雪场大风的影响，选手们在比赛中频频失误摔倒。

视觉中国

奥林匹克的极限与底线

记者手记

■本报特派记者 谢笑添

每一次跳跃都伴随着翻腾或旋转，如果将滑板运动的背景换作跑地雪山，就成了单板滑雪坡面障碍技巧赛，只不过后者的危险程度更甚。基于这一点，那些关于这一冬奥会项目是否可以算作极限运动的讨论其实毫无必要。

在2014年的索契，单板滑雪坡面障碍技巧赛首度亮相冬奥会，当时距离这项被英国广播公司(BBC)称作“长着恐怖面容”的运动入围世界极限运动大赛(X Games)已过去了整整12年。今年来到平昌的这群极限好手们的履历里，都少不了在X Games中的耀眼成绩。

如今的冬奥会与极限运动早已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却与当初顶层设计者的设想背道而驰。如果要在这一项极限运动中找出一项最能体现其魅力的雪上运动，高山滑雪曾是不可反驳的答案。它所追求的是对速度的极致追逐，展现的则是令人沉醉的优雅身姿。当顶级选手们以80英里的时速冲下雪坡，危险也的确真切地潜伏着。最近发生的一场悲剧的遇难者是法国选手大卫·泊松，事发至今仅仅过去了短短三个月。

如果说意外事故导致的悲剧是高山滑雪难以甩开的副作用，那么极限运动的本质就是一种惊心动魄的展示，展示的是人类如何逃避死亡。对于这一点，英国《周刊报道》(The Week)的总结或许极端了一些，“没人想看滑板选手们飞过泡沫塑料的坡道，毕竟极限运

动的精彩就在于，引发人们对错误动作导致的恐怖后果而产生的惊悚与刺激。”这种超刺激的感官体验，正中年轻一代的下怀。而吸引他们的目光也正是冬奥会，甚至是夏奥会所极力追求的目标。素来高傲的奥林匹克世界向极限运动投来橄榄枝的另一个原因，则可以从以下这一数字得到答案：八年前，通过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ESPN)收看X Games的观众数量已达4300万。

同年在温哥华，首度成为冬奥会正式项目的单板滑雪越野追逐赛，即创下了59人参赛35人受伤的惊人纪录，一举奠定了冬奥会最危险项目的另类地位。在这一类极限运动的追逐赛中，极限玩家们除了要躲避一路上人为制造的坑洼、路肩与障碍，还有周边一同疾速滑行的对手。在2012年瑞士举行的一场世界杯分站赛上，难以计数的极限迷们

亲眼目睹了加拿大选手尼克·佐里奇一头顶撞在雪墙上，断送了自己29岁的生命。然而，以冷酷的方式思考，如果一切意外只存在于想象，那么极限运动那诱人的魅力又该如何展现？至少对于X Games而言，一切确实如此。

相比之下，奥运会始终维持着自己的底线。无论X Games的影响力如何巨大，又如何在冬奥会上刻上属于自己的烙印，“Gap Jump”(跳过雪坑)项目短期内有望成为又一个极限运动与奥运会的交集。与强调姿态美的单板滑雪坡面障碍技巧，或是展现创造力的单板滑雪U型池不同，血腥而又直接的感官刺激是“跳过雪坑”这项运动的唯一内涵——选手从一座雪峰飞向另一座雪峰，动作失败的后果是撞在雪墙上，坠落至双峰间的深深雪坑中。虽然已有不少人向国际奥委会推荐过这项颇受极限粉丝欢迎的运动，但奥林匹克世界明确表达了拒绝。这或许正是奥运会的底线。

(本报平昌2月12日专电)

韩朝联队再折一场

■本报特派记者 沈雷

万众瞩目的韩朝女子冰球联队12日迎来了第二场比赛，但不幸，结果与第一场没有任何区别。面对过去四届冬奥会均打入四强的传统强队瑞典队，韩朝联队毫无还手之力，最终以0比8败下阵来，这个比分与首战瑞士时一模一样。

韩朝联队主教练萨拉·穆雷没有对阵容做出大动作调整，两名门将和第一阵容完全与首战一样，第二、第三、第四阵容中有个别位置作了上下浮动，唯一的新人是朝鲜选手吕颂慧(音译，下同)顶替了同胞郑素先，郑素先上一场比赛名列第二阵容，并是三位登场朝鲜选手中出战时间最长者。而本场对瑞典之战的三位朝鲜选手出场总时间(25分59秒)明显不及上一场(32分41秒)，其中吕颂慧仅上场2分33秒，是韩朝联队两场比赛出场时间最少的球员。

显然，球队对于阵容的调整对于比赛结果没有产生多大的帮助。瑞典队在开场4分钟就获得领先，首节即获得了4比0的巨大优势。韩朝联队唯一的进步体现在进攻端，球队本场比赛共有19次射门，远好于上一场的5次。韩朝联队已经失去了晋级的可能，将在14日举行的小组赛末战迎战日本队。对东道主球队而言，形势依然严峻。虽然日本队也是两连败出局，但在与瑞典(1比2)和瑞士(1比3)的两场比赛中都对手形成了均势。

(本报平昌2月12日专电)

今日看点

中国军团有望突破

■本报记者 吴雨伦

“希望我们能让国旗升起。”在昨天的单板滑雪女子U型池预赛赛后，中国名将蔡雪桐如此展望道。平昌冬奥会进入第四比赛日，中国军团将在单板滑雪女子U型池与短道速滑女子500米中争夺奖牌甚至是金牌。

经过12日的预赛，刘佳宇和蔡雪桐携手杀入13日举行的女子U型池决赛。1992年出生的刘佳宇在温哥华冬奥会首度参赛就获得第四名，取得了中国选手迄今为止在该项目中的最好成绩。索契冬奥会仅获第九失意而归后，刘佳宇将在平昌力争实现突破。作为2015年与2017年两届世锦赛冠军，同样三战冬奥会的蔡雪桐为了能在决赛中取得相对靠后的出场顺序，而在预赛中提高难度系数，排名第六位。刘佳宇和蔡雪桐的对手实力强劲，其中美籍华裔选手克洛伊·金在预赛中拿到95.50的全场最高分。

在去过四届冬奥会上，中国短道速滑队已在女子500米上取得四连冠。2002年，杨扬在盐湖城为中国赢得冬奥会首金；2006年都灵、2010年温哥华，王濛实现了该项目的卫冕；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李坚柔斩获金牌。在平昌，中国队力争该项目五连冠。而今，承载着这一希望的是24岁的范可新，在过去三届世锦赛上她成就了三连冠。从预赛来看，范可新的状态值得期待。半决赛中，范可新将与韩国名将崔敏静，后者在预赛中就打破了奥运纪录。女子500米是韩国队唯一没拿过奥运会冠军的短道速滑项目，此番主场作战必将全力以赴。范可新要实现中国队五连冠的辉煌，也有希望也有挑战。

- 北京时间
- 10点 单板滑雪 女子U型池决赛
- 14点 高山滑雪 男子全能回转决赛
- 19点05分 冰壶混双决赛 加拿大vs瑞士
- 20点09分 短道速滑 女子500米决赛

■本报记者 陈海翔

2017年年底，上海国王足球青训俱乐部旗下的一位很有天赋的孩子被“挖”走了。“这孩子从幼儿园大班开始跟着我们练，两年的系统培养让他成为了国王青训这个年龄段里最有前途的三个孩子之一。”该机构负责人宋存强回忆说，两个月前上海另一家青训机构找到孩子所在的小学找人，一眼就看中了孩子，于是就询问孩子的父母是否愿意换个环境，结果家长同意了。“我不怪家长，也不怪另外那家俱乐部，我只是觉得很可惜，毕竟我们付出了心血，但最终说走就走了。”宋存强说。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今天，那么按照中国足协最新发布的《中国足球协会调整青少年球员转会与培训补偿标准管理制度的实施意见》，国王青训可能就不会因为“为他人作嫁衣”而暗自神伤，根据这份规定，他们至少可以拿到每年2万元人民币的青训补偿款。“现在做足球青训的人很多，市场大了就会存在一些不规范的东西。”上海市足协主席宋广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大家都知道足球要从娃娃抓起，而在青训市场发展起来后，流动的规范机制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最起码，我们不能伤了那些投入大量精力的青训机构和教练员的心。”

规范市场迫在眉睫

其实早在2015年，中国足协就已经

足球苗子“挖角”竞争日渐低龄化的同时，小球员的流动却成了天大的难事

足球青训应具备合理流动机制

在《中国足球协会球员身份与转会管理规定》中纳入了青训流动层面的补偿规定，但随着市场迅速发展，当时的很多条款已经显得不够全面合理，这就成为了此次调整的大背景。

与两年前的那份文件相比，今年1月底公布的《实施意见》在很多方面都作了补充和加强：首先，将原规定中可获得培训补偿的起始年龄从12周岁调整为8周岁；其次则是大幅提升了培训补偿标准，第一类俱乐部(中超)50万元人民币/年，第二类(中甲)25万元/年，第三类(中乙或12-15周岁)10万元/年，第四类(其他俱乐部或8-11周岁)2万元/年，而在2015年的《转会规定》中，第一到第三类别的补偿金额分别每年为10万、6万和2万元，且不设第四类。

“就我们这些从事足球青训的人来说，普通日常训练都是投资，不可能在这一环节上有收益。只有培养出来一批人才，机构才有可能获得相应的收入，进而进入一个良性发展轨道。”冠博体育创始人、前国脚孙吉说，足球青训现在的确很火，但是很多方面还不够规范，“青训机

构之间相互‘挖人’的情况经常发生，而且是在向着越来越低的年龄段发展。之前足协规定的相关补偿其实很少，有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现在这份文件在补偿标准和最低年龄方面有了比较大的改进，这对于青训机构来说肯定是好事情。说得简单一些，至少让我们在投入时不用担心血本无归了。”

宋广沪表示，新的规定是对青训事业的一种保护，也是对青训工作的一种肯定，“之前确实出现很多问题。基层教练辛辛苦苦带了小球员几年，然后球员突然就离开了，这对教练肯定是一种打击。新政策能保护到青训机构和教练，对球员其实也是一种保护。”宋存强则认为，新规出台之后，如何切实有效地执行下去将非常关键，“万一发生了纠纷，谁来管、怎么管、孩子的培训经历去哪里报备等操作细节也同样重要，而这也恰恰是我们基层青训机构最关心之处。”

有序流动才能盘活青训

谈起日本足球青训，在上海进行了

多年足球培训的TFA俱乐部负责人野口大辅说：“在中国待了这么多年后，我觉得中国足球青训有一个突出问题，那就是流动不顺畅。不同区的校园足球精英队以及社会力量俱乐部几乎就是独立的个体，你想要将其中的一部分流动到另一部分非常非常难，这就是没有合理流动机制造成的。在日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孩子可以通过正当途径去与自己足球水平相对应的球队训练比赛。你也知道，足球比赛只有和水平相近的人踢才会有乐趣、有进步。”而当记者问及日本是否有相应的补偿标准时，野口大辅说：“当然有，也正是因为这些标准，流动才变为可能。”

由于相应机制缺失，中国足球青训的无序流动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为什么机构“挖人”的年龄段越来越低，就是因为那些拥有了一定足球能力、十二三岁的孩子已早早地与机构签订了赔偿费高得离谱的培训协议，动辄过百万元的违约赔偿让正常流动的路完全被堵死。“伴随着中国青训的发展，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好苗子被发现，免费‘挖人’

和超高价赔偿费都不合理。”孙吉认为，一所学校或者一家青训机构不可能将一位孩子从萌芽状态一直培养到一流成年水准，“免费你不愿意，价格离谱职业俱乐部也不愿意，一个好苗子就很有可能荒废掉。只有出现一个合理的补偿机制，才能让流动成为可能。我想足球青训市场将来一定会进一步细分，会有更多的青训机构向更高水平机构输送人才作为一种自我生存的方式。”

“现在中国足球青训已初具规模，接下来就是要打通各个环节。以校园足球为例，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这四个等级的足球青训依然存在着一些衔接不通畅的环节，包括同等级之间的相互流动、社会培训力量之间都存在同样的问题。”普陀区业余足球协会会长张翔认为，无法流通的市场不利于足球苗子的成长，“转会可以以职业足球活起来，人才流动同样能盘活青训，这其实是一个道理。只有通过不断探索，最终找到一种合理的补偿标准打通这些环节，大批好苗子才能顺利流动成长。有了这些，我相信中国足球很快就能崛起。”

学生乒乓球冬令营落幕

本报讯 2018年上海市学生乒乓球训练基地乒乓冬令营日前落幕。

本次冬令营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办、上海市大学生体育协会、上海市中学生体育协会、华东理工大学承办，上海明势体育发展有限公司、9运动协办。在上海市小学体育兴趣化、初中体育多样化的政策指导下，冬令营将乒乓球专项技能与“SHEFT”体适能锻炼相结合，让学生既能获得专项化指导，也能了解和掌握科学锻炼身体方法，培养独立锻炼的能力，为养成终身体育锻炼的习惯打好基础。

曾培养出众多乒乓球名将的华东理工大学，拥有一支高水平的乒乓球运动队，也拥有最专业的教练和运动员。华东理工大学体育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王跃介绍，此次冬令营在华东理工两个校区同时举行，根据参与学生的不同层次，分为普及和高水平学生运动员两个班，分别由专业运动员和校队主教练带教，“普及班以游戏的形式进行教学，寓教于乐，高水平班则为了培养更多的乒乓球好苗子。”除在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市学生乒乓球训练基地外，上海市教委还在全市多所大学开设上海市学生体育项目训练基地，项目涵盖足、篮、排“三大球”和乒、羽、网“三小球”，以高校作为龙头，引领项目在中小学的普及和开展。(安子)